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三

崑山顧炎武撰 成都龍萬育變堂訂

武進縣志

額賦子監南學書

宣德七年 欽賜禮部尙書胡淡原抄沒孫昂入官田一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所門面內房共二百零八間基地十六畝奏奉 聖旨房錢稅糧都不要徐納戶部隋給常字三百三十七號勘北行文撫按將稅糧差役盡行蠲免

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立均徵加耗法大畧謂蘇常諸府稅糧自洪永以來逋多待免大戶及巾靴游談之士例不納糧納無贈耗椎髻耒小民被廹累年拖

卷三

江南土

擾不完據蘇州一府自宣德六年以來積欠米麥至七百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石松常等府莫不皆然今議將府稅糧各連加耗並船脚使用等米一總徵收撥運又將襯倉蘆席并作囤稻草取勘見數仍以加耗餘米存留賑濟或人戶包納夏稅馬草農桑絲絹等項於是諸府錢糧始得清完建濟農倉看得蘇松等三府之土壤雖饒民生甚困耕耘灌溉修築疏浚無有已時類皆乏食又其轉輸糧稅或罹風盜之患米免借貸貴豪倍厚耐息攘奪益急并日盛以致農民棄其本業其膏腴之壤漸至荒蕪地利削而國賦虧矣臣於宣德八年

區畫設立水次倉廩連加耗舡脚一總徵收并先奏
准節省耗米六千萬石見在各處囤貯今欲於三府屬
縣各設濟農倉一所收貯前米遇後農民乏食或運糧
遭風失盜俱於給借賑濟賠納秋成各令抵才以還官
免其倍息舉債以資兼併立京俸就支法先是蘇松
常三府歲運南京倉米一百萬石以爲北京武職之俸
每石外加盤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旣可以南京支取獨
不可於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六十萬石

正統二年又請立馬役看得洪武中北地被兵民艱買
馬當站兵部議於江南人戶湊合民糧五百石以上買

上馬一匹四百石以上中馬二匹三百石以上下馬二
匹分撥北京等處當站走遞俟後土民復業僉發替回
永樂初始令以三年更替爲限時因民糧不敷又將大
小人戶官糧編湊每匹馬有編貼四五十家多至二三
百家者路遠費煩有馬死或馬頭事故移文勾補者有
鋪陳什物損壞借債置買回家追繳者有馬頭消乏告
替至胥賣當差貧每一馬事故二夫被勾貼戶數家俱
無寧息雖連年買補起解隨卽弁馬逃還看得各處馬
驛所在有司俱有孳生馬匹可以選補驛馬各驛附近
衛所旂軍可以選撥當站約計洪武中借編江南驛馬

不過二千餘匹若全照數撥替則占用在官軍馬不多
可免江南數萬家徵歛勾擾之苦鋪陳什物損壞者坐
派江南府縣置辦送驛應用如此則在官有走遞之實
小民無追擾之患

正統六年復立買馬草例蘇常各府歲供南京馬草沂
江而上風濤阻惡最爲患苦今令噴價就彼地方易草
而納俱奉 旨行至今賴之

嘉靖七年宜興知縣丁謹疏請內開府屬武無江宜四
縣前代稅額每畝徵五升三合五勺至正丁酉武進宜
興先附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尙爲叛賊所竊據天

卷三

江南十一

三

命征剿苦戰十年我軍乏食至丁未年權於武進宜興
預借次年秋糧民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并作一年起
科遂徵至一斗七合至戊申爲法武元年常州知府趙
良貴以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撫臣失
於申請并舊額及預借之數槩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
中巡撫周忱獨憐二縣糧重奏乞金花銀六萬四千兩
每兩折米四石官布八萬疋亦爲折米一石儘派二縣
歲還改更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省出之數反包
別用官布八萬疋亦爲松江嘉定二處分去三萬疋二
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役之苦其來如此

乞轉行巡撫衙門有金花每兩照舊折徵官布爲松江嘉定分去者照舊復還分派仍將例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減半折徵科以補二縣額重之數行勘間其知府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與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平然舊額卒難擅改但取彼之餘包此之耗此又善體文襄之意而權不戾經也每畝得減耗米三升五合本縣共免米一萬八百石零永爲例嘉靖十六年知府應檣謹議常平會計奉戶部開坐稅糧馬草起存各衙門本折色數目到府分屬徵運原未立有法程故輕可那重重可那輕奸弊百出莫能查攷

本府錢糧有白細糯米次等白粳米有糙粳米又有金花有日銀有官布田地米則有七斗六升以下有五斗四斗以下有三斗二斗一斗以下前周文襄公立法七斗至四斗則納金花官布輕賈折色二斗一斗則納白糧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則輕重而爲損益法非不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奸人利買金花書筭以官田則作民田輕則改重則巧於飛詭非一人一日所能查出貧寒小民吞聲忍重則納本色雖欲告理而難於悉達者勢則使然也其夏稅麥絲每年分各會計於秋糧田上徵辨近從民便比照湖州府均耗事例申

蒙本縣驗糧均攤通算所屬各縣秋糧夏麥實在之數
隨銀合用耗脚并作一次會計共該本色米若干石折
色銀若干其白細粳糯次等白粳糙糧頭緒稍多然准
米科數皆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官布名色雖異然計
銀扣派均謂之折色去煩就簡分編二項每糧一石驗
派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救弊之法可云要矣又各
屬田有多少則有輕重欲將合用耗脚將本府所屬官
田民田山灘塘蕩等項除魏國公徐義庄并衝成澗壑
田地正徵原額米麥俱免加耗其各屬官民田地各若
干原額米麥各若干合用不等脚耗若干各隨多少加

減分爲官民二則官民山灘塘蕩淹圩埂正耗另爲一
則若正米數多而耗米遞減若正米數少而耗米遞加
其縣官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
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民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
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官民山
灘塘蕩等項若干正米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
均科平米若干通融損益庶幾乎官府易徵小民易曉
非惟可革里書增減挪詭各弊重則之田亦樂買貧無
不售之田積荒之田亦樂種莖無不耕之士計畝均輸
稅各歸田尤爲均平里甲無包賠之苦官民兩便然起

存稅糧各縣等爲查照先令酌量處分均攤其兌軍北
運白糧糧米派與武無江宜四縣如南運白糙米若各
衛倉糧儘派靖江一縣其餘各衙門本折米麥絹草鹽
鈔義役馬役均派合屬五縣官布折價較之金花彼此
相若仍依舊規分派武進宜興二縣如此庶原額不定
均攤有定均則無獨累之苦簡則小民無欺蔽之私矣
隆慶二年鄉民比例均科將官民田一萬四千二百九
十一頃一畝一分三釐每畝均科平米二斗一升五合
一勺五抄八撮一圭七粟六顆三粒民山蕩如故自是
官田之則遂廢而民田每畝爲賠米二升一合三勺矣

先是嘉靖二十三年無錫知縣王其勤丈田併官民
田地均爲三則吾邑亦遂仿而行之不知官田者抄沒
入官朝廷之田也民間止是佃種未曾納價其每年
所納止是官租原非稅糧凡爲民間田佃種者乃率完
租米一石官田重至七斗其高田民田佃種者率完租
七八斗官田輕至四斗其視佃民者已屬輕額矣夫故
當時奸頑之民敢於拖賴錢糧多佃官田良民不愿也
說者不察目稅爲糧遂病其重一槩均於民田令其賠
補將朝廷入官之田無價而白與頑民將原額所納
之租無辜而重害貧民非理非法殊爲可怪卽當時之

藉口不過爲則多人易爲奸然當時止官民二則近爲平沙高低或三則或六則矣三則六則不苦其爲奸二則反苦之乎卽欲均糧當存其額可也藉有如胡忠安者起 朝廷欲賜之田將何所取大都精於錢穀先年如周文襄應郡侯者苟於民便於法宜二公當先爲之豈止令官田自爲一則民田自爲一則也

萬歷十年奉 旨通縣丈量 舊制丈量之法有魚鱗圖每縣以四境爲界鄉都如之田地以坵相挨如魚鱗之相比或官或民或高或汙或埂或瘠或山或蕩逐鄙細註而業主之姓名隨之年月賣買則年有開注人雖

卷三十三

江南十一

七

變遷不一田則一定不移是之謂以田爲母以人爲子子依乎母而的的可據縱欲詭寄埋沒而不可得也此魚鱗圖之制然也自此制一廢以田隨戶以戶領田戶旣可以那移而田卽因之變亂母依乎子變動不拘官民肥瘠高圩山蕩存於積者特其槩耳名是而實非於是圖虧角折之虛糧不可勝計而縣總操欺隱洒派之權是升丈量管造魚鱗圖聞之每鄙實費四金總求精寫不止再三總而藏之在官未數年胥吏因惡之因棄殆盡有抱而鬻之市人之用楮者自從飛詭又出不可端倪卽如萬歷二十一年鄉人金某身爲總書一旦欺

隱田六百餘畝洒泐各戶已則陰食其糈而令一縣窮民代之總計同事者訟其奸竟爲一二縉紳所獲脫卽一以推其餘弊亦何可窮詰也且其時畏法者尺土不遺奸頑者連陌多漏欲求其策必如縣令馬君如璋開浚法乎其法以一百八十丈爲一里每里總該田五百四十畝內再逐一分丈塘溝若干圩埂若干基墳若干河衝若干以其細數合其總數然後總槩縣若干里而合算之是或一道也聞近日江陰丈田邑侯郝君敬用此法而加密而諸奸喪氣惜役未畢而郝以左遷罷今田足國裕民之大計無如清稅法清稅法無如窮總書總書之窟穴非一日智計非一人影附片時推歲月然而不難察也第得一嚴明之令如隆慶中上虞謝公而奸窮矣而又嚴立魚鱗圖之制專責典守於戶房著爲令甲有如損一圖者坐不赦爬搜剔抉其庶幾乎竊嘗謂令武進者能窮戶籍書吏之奸而爲民造福不淺矣唐荆川先生荅施武陵書曰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核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槩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核一縣之田定爲之等必得其實然後丈之乃可用折稅法定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爲定畝起賦之準亦嘗觀 國

初折畝定稅之法腴鄉田必瘠窄鄉田必寬亦甚得古
意今茲不先核田便行文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
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
丈量則其至易者具之九章筭法中須先自明此意乃
可若付之下人爲之不無弊也

萬歷十一年改科田 據經賦冊開靖江縣縣治濱江
其田土多以漲沙積成故稱曰沙然坍漲不一而坍則
宜豁其糧漲則宜加之賦以故舊例每五年清丈一次
除以漲抵坍外不足則以槩縣糧額攤補有無則亦概
縣攤減惟米不失原額而已倘若告坍非其時有司不

得與理告升科者暫以其米貯本縣濟農倉備賑務報
循環以便稽查仍同應丈之年方許收冊筭派若頻數
則亂其法徒滋奸人欺弊非其宜也今後旁邑有告坍
者宜照靖江縣例行仍必令其告坍之人查有新漲田
土方許代豁 是年去丈量僅一歲耳而紛紛告改科
何耶聞當時科之高低以田主之則其後歷年告升升
沙得平而平反入於高下之則其後歷年告改抑或田
沙大率告升告改多出於西北沿江之民堆沙積散不
當歲月輕升靡定而人情巧詐亦叵測萬歷三十年奸
民申言利之旨中官下勘勢張甚地方洶洶賴當事者

委曲調停得以無患今黃山脚各處日漸漲成田民等利之鎮江志云王端毅公撫江南議以各處臨河濱江東坍西漲田地名曰新增實非舊額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爲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意可師也

唐鶴徵曰予嘗總計吾邑之賦當洪武初畝田課米五升後以漸增至乎十年墾田九千三百餘頃冬夏賦以十四萬石有奇宣成中墾田一萬五千餘頃冬夏賦以二十三萬石有奇凡一百二十年加三之一然墾田幾倍之賦似加而實減也萬歷年來合田地山蕩塘等項止一萬七千餘頃冬夏賦額遂至三十一萬五百石有

奇亦百二十年又加三之一矣然田增至二千頃以增較舊爲九倍也何前加之少而後加之多乎語云滄海不能實漏卮矧非滄海乎哉前補短方四百八十餘里山陵河蕩幾半之焉足以供且利之所在蠹之所叢苟非強察之吏爬搜剔抉則上取其一而下廢其十奈何望其不涸不竭也其更煩於輸者惟本色以軍運者曰軍儲凡二石而致一石以民運者曰白糧內官供用官祿及景涇福三府之人也已幾五石而致一石運至南京衛倉者則以一石五斗而致一石乃其至省者也折色則以辦金花官布漕折輕賈馬草農桑鹽鈔砂漆茶

蠟茶笋牲口料價段正胖襖馬役及光祿粳糯之折府
部南北公侯祿俸之折鳳陽壽亳淮楊鎮江諸倉之折
至南京之山川壇祠祭署供用庫酒醋局光祿寺之蜂
蜜砂糖皆有折焉蓋不勝其細瑣也嘉靖初賦額概縣
令計無所定蓋畝自七斗六升以至二斗一升不下十
有八餘則周文襄公忱乃權以本折之難易以求其平
至歐陽巡撫鐸始以本府應公積議裒多益少通融爲
一惟官田民田不容紊易各爲一則而已正耗本折一
時定計雖在輕額者不無苦於頓增然賦有定額會有
定時吏胥不得低昂貪暴不得橫征矣故吾常之民無

問知愚至今頌烈焉然清賦額猶易清田額甚難蓋有
有田而無賦者有有賦而無田者其原起富家之敗宥
子急於售產不暇推取久之而推者無所歸里胥之奸
尤乃敢於飛酒久之而納者不知其下自困貧民上虧
國課賦延至萬歷初勢窮當變江陵奉 旨遍宇內而
丈焉初意止期均賦不期加額也奉行太過悉求增以
爲功然圍築開懇爲日已久從實部步之未有不加者
始虞其加增則嚴刑峻法山場溝蕩悉丈爲田增額過
當及歸至戶則上行其私下恣其弊所加之額全不在
官矣故畏法者取盈虛文仍有賦而無田巧法者陰縮

加額終有田而無賦於今二十年來積弊日增大抵西北之田視之雖沙瘠難肥矧其高者東南之田視之雖下土饒易糞矧其平者山林時墾咫尺荒闕未足深據邊灘圍築一成蓄畚終有可期尤當少為劑量焉耳日錄
起存數
頂備查

秋糧本色起運兌軍價運糙正米內官監白熟細正米白熟糙正米供用庫白熟粳正米光祿寺白熟粳正米白熟糯正米景府涇府養贍白祿粳正米府部等衙門糙正米犧牲所糯稻穀准糙正米南京各衛倉糙正米

卷十三

江南十一

三

秋糧本色存留存恤孤口老糧米
秋糧折色起運京庫米折金花銀潤白緜布折色有銀府部等衙門米正折銀宗人府米折銀公侯祿米折銀甲丁二庫硃漆料銀供用庫本色蠟茶銀折色黃臘銀光祿寺筴笋料銀牲口銀工部四司織造工料銀箭枝料銀磚料銀歲造緞疋銀南公侯鮒馬伯府部等衙門俸米折銀祿米折銀南京光祿寺蜜糖料銀柴薪脚價銀南戶部茶課銀馬役銀揚州府倉米折銀鎮江衛淺舡料銀江北河工米折銀輕費銀過江水脚銀蘆席銀

夏稅折色起運京庫麥折金花銀農桑絲絹折銀戶
口食鹽鈔價銀公侯麥折銀南山川壇藉田祠祭署
正麥折銀揚州府倉淮安府倉鳳陽府倉壽州倉亳
州倉鎮江府倉各麥折銀

馬草折色起運京庫草折銀南供用庫酒醋芻局草
折銀南戶部定場草折銀鎮江府草折銀

衙門歲用起運修河米折銀甲丁二庫硃漆鋪墊銀
官布鋪墊銀山川壇耗麥折銀白糧車脚銀貼役解
扛銀

衙門歲用存留府縣官吏兩學師生吏折俸銀練兵

並新增兵餉銀蘆蕩雜課粒銀 另解進糶米銀以
上惟兌軍輕賣水脚蘆蕩屬軍運餘俱民運

里徭

國朝役法以編民一十一戶爲一甲每甲權擇丁田多
者一人爲長是爲田甲甲領中產十戶爲甲首其丁產
不任役者帶管甲後是爲畸零十甲爲一里每年輪一
田甲應役謂之里長管攝十甲催辦錢糧勾攝公務以
里而派者謂之里甲以田而派者謂之均徭其初差有
銀力重輕煩簡不等民甚苦之宏正以前不可考正德
中本府同知馬 議將一縣田地均分十段造別十段

文冊每年編審一段初甚便之而後造冊之時富民巧爲規避人戶消長參錯多有產去差存者訟牒紛紛官民病焉

嘉靖元年巡撫羅議將里甲均徭俱行三則編審以家貧富大及丁田居上者爲上戶丁田數少家道頗可者爲中戶丁田消乏者爲下戶某項徭役重大合派上三則人戶某項徭輕者合派中下人戶一戶或編一差及數產或數戶朋一差務期酌以貧富定擬差役輕重適均

嘉靖十四年知縣馬汝章據里書開報輪審人戶丁田

數目到縣對核徵黃二冊多有奸民賄通里書以田地挪前移後花分詭寄潛避差徭今議將概縣官田一千三百九十六頃六十二畝七分每五畝折民田一畝共折民田二百五十九頃三十三畝五分實在民田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八頃八十一畝四分山蕩七百五十四頃七十八畝每十畝折民田一畝共折民田七千五百四十七畝八分人丁十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八丁每丁折民田一畝共折民田一千二百四十三頃九十八畝四項共折民田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七頃五十九畝七分有奇內除第一年二年審過外民田一萬一千六百

四十六頃七畝七分九釐二毫畫爲八年每年輪民田
一千三百三十頃七十五畝九分七釐四毫五絲攢造
文冊刻立石碑每年以一段編僉此所云十段冊也
嘉靖十六年知府應檟議立五里均徭 議日立并則
易疲事煩則難辦里甲均徭分爲二事凡以便民也奈
何本府田糧每歲推收奸人得以計避申蒙 本縣議
准通縣算編則其事分其力又省矣但里徭有二而丁
糧無二若仍二次編審亦不免於煩擾今將各頂合用
數目總會而并分之仍查照舊額各以類分法雖簡而
實不廢也其見年里甲每里出夫一名專一投遞及不

時做工而已官吏人者俱不得免

嘉靖二十一年巡撫都御史夏邦謨扎付均徭田規十
年一編本有一勞九逸之宜緣何建議更改卽今一年
一編似有衆輕易舉之便緣何民不樂從二者之中要
見何者便民何者病民何者經久可通何者窒碍難行
不許泛爲兩可及避嫌遷就以貽民患其以前後過自
第六甲至十甲人戶若與以後未役第一甲至第五甲
人戶一槩以十年輪之則役過者似有偏累之虧而未
役者不無輕省之幸務以裒之得宜酌之停當俾人心
允服而經久可行巡按舒汀條開均役之害舊規十年

一編得九年安息近用一縣通編之法聞其輪年均徭之役亦所不免遂有大均徭小均徭之說弊端甚多催徵不息是否前弊應否復舊合行勘擬知縣徐良傳議得均徭一欸十年一編出銀雖多而百姓有九年之空一年一編出銀雖少而百姓無息肩之期况田埜小民投柜銀兩或假手於見年之里長或包納於積年之歇家多收少報美入惡出其弊滋甚不若先年十段冊之法將槩縣丁田分作十段多寡之數大畧相等一年一段較若劃一可以革舊時挪移之弊可以免近年騷屑之患官民兩便經久可行也舊時均徭之弊那移出甲

十甲之內不著一差十段冊之法正爲革此弊而設何也八戶之消長不齊田則一定不易故十段冊專以田地爲主不以人戶推收爲主如一縣有田十萬頃分作十段則每年該得一段爲田一萬頃官司爲據此一萬頃之田點差中間人戶推收縱有不齊而田地故自若官司亦不必復問之矣出甲之計將安所施故曰可以革舊時挪移之弊可此法一定百姓皆得預爲之所商入之賢遷工匠之執技間民之轉移執事者亦將歸而計九年之盈爲一年之役既役之後又將熙熙而樂東西南北無不可者馨鼓之石不復驚里胥之席不復設

故曰可以免近年騷屑之患有此二便至於秋糧帶徵則又有可講者夫有田則有租稅糧是也有身則有庸徭役是也徭役而均爲銀差也雖并入稅糧可也一年徭役銀力若干而力差又有重有輕如斗級庫子之類倉廩出納動經數年非有司臨時遴取殷實良善之家而槩付之無心之會計萬一無賴之徒肆爲侵盜此其當講者一也常年會計在秋冬之交而徭役百需則自入春正月朔日以來卽無一事可闕一人勢必預爲一年之計而後可此其當講者二也稅糧自功臣甲士之外無弗正納而徭役則有全免者有免其半者有免其

十之二三者分更分漏會計將益矣此其當講者三也終不若十段冊之簡便周盡也本縣上自大夫士下而至閭閻山民羣然以復十段冊爲善及據無錫江陰宜興靖江縣申各相同呈府轉詳巡按周批據議委曲詳盡著實舉行

邑人編修唐順之與蘇州守王儀書 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槩有五大戶之詭寄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之濫免也大戶之詭寄起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云某官例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

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
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雖然其以萬畝而散
之各甲以歲歲幸免千畝者必非田甲皆是本官真名
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田甲詭爲之名也使其田甲皆
是本官真名而不詭爲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爲奸固
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爲真名而諸甲詭爲之名遇其真
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卽
十年一止免一年耳安克歲歲幸免也不然均徭冊外
別置一冊注每歲所嘗蠲免之數如某官例免田千畝
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

撞足例免之數數外則役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亦
止得一甲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
此法在一強察吏執之雖真是官戶之田亦不得覬額
外濫免况詭寄乎至於移甲之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
冊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十段冊之不
可據者則固以爲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碍也夫每歲推
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冊宜於役不宜於賦役在
戶賦主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戶擬注是以賦法則
旣準之每歲旋造之徵冊所以便民之灌輸役法則宜
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冊所以便民之點差卽此兩法本

不相縮而執事又疑於據定冊編差或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某人而某人宜頂吾差於是官爲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頂某人差如此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也以實力頂差者新買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累乎粥田之人且夫役法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者只可花分子戶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花分詭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

之於攢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年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詭寄賄買兩弊則繫乎令長之疆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係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係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爲全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爲全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買花分移

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歲裹糧積錢奔走城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有司激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却不就舊法中調停裒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爲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口訛訛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往往多出於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概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爲率往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爲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徧持籌而計之差易辦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爲數頓濶

於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算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算缺漏益多則戶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亦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爲規避小民無金可輸則歲受苦役益無所訴而令長則又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曩之令長多精強而後之令長多鶻突也其煩簡濶狹之勢實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我所聞異耶又如一力差約銀十兩爲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戶約銀一兩則貼戶五而足矣人數旣寡故其裒而歛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則曩率出銀一兩者今

減而出十分兩之一昔用貼戶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戶之爲五者十人數旣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年物色尙不能徧識貼戶之門者何況能盡歛其錢是以往時所病正戶饕餮貼戶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民不幸被點正戶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戶皆強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也其聚散零總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怪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一兩則今之法歲零納銀一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稍輕納少者其倍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足以納矣納一錢非倍之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

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不獨如是而已以一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爲一兩之銀一遍赴官守候支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支納不時公人一遍下鄉需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爲一錢之銀亦一遍赴官守候支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肯公人亦一遍下鄉需索是今日一錢之累並不減於一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淫於十年其爲便耶其爲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爲坊郭之豪民耶其爲鄉僻之小民耶此其爲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云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今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旣格於復除之

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
甲之弊而無一年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
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者則亦有說焉夫黃冊之不可
行者黃冊之法做也黃冊之法做而邑之丁與田大半
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爲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
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徑用黃冊編差
可也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爲之十段冊以補黃冊之
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並疑於十段
冊之不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
重則其法不可劃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

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胡
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州
之民情不甚遠乎常州之民情而法之可以行於常者
未必不可行於蘇也 先是一應庫貯帑價贖贖等項
銀兩俱責架閣庫經收嘉靖十一年巡撫陳公每年於
均徭人戶內審編庫子收掌遂爲均徭第一等之弊政
嘉靖四十三年巡撫陳瑞查得庫役專司看守非供應
役也乃近來有司以庫子爲舖戶有花段桌席之煩有
收支賠補之苦他如公堂拜見紙筆下程各衙油炭墻
桌日用果菜之類無不取給焉是以千金之家費八九

百不克當一年之役累六七年不克當一年之差至於河下斗級供應亦令庫役預借支給是以一縣重差取足於三四人之身爲民父母何忍虐使其子至此也今後各府州縣掌印官庫子止令看守庫藏不許仍前濫派及接受拜見公堂之費果事有不得已者動支官錢禮有不可去者申明上司與其虐取於民孰若公出於官與其歛怨於下孰若分謗於上違者重論究不貸嗣後並禁祗應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劄開徭里雖係兩途丁冊實出一事故民間疾苦所係惟均據嘉靖十七年書冊出入有

卷三

江南十一

三

稽未嘗不善奈何法久弊生或用坐派之額仍編立空役或因原議之太狹私自加增或經一事之申允卽爲舊規或以衝途之浩煩另立名色查盤之所不及書冊至不相蒙又如朝覲賓興等銀三年帶征以供一年之用導河夫備用等銀節年常征以應不時之需與凡一切不憲之費經收利其可緩而任以侵挪官吏交代不常而漫無稽攷及臨期不敷非提編下甲則另派百姓矣仰將里甲一應公用叅酌煩簡地方斟酌的確議報等因隨該本府知府許岳議得各屬里甲如慶賀表箋祭祀鄉飲之類詳備無議外惟科貢考校公費供應脩

理城垣衙門新官到任器物使客禮儀備用各項不敷
幸有另派總甲里長夫役等銀數千互相濟用近蒙裁
革益若不足今議應因者因應革者革應加減者量行
加減四縣均以丁徭輪段丁田筭派人每丁折田二畝
山塘以上折田之一總計一年合用之銀原共銀八千
四百三十七兩二錢零每年共加銀二千八百八十九
兩三錢然實減總甲夫役等銀共六千二百六十餘兩
矣編定銀數遇用申支三年帶徵科貢等銀按季解府
候給永為遵守 是年巡撫林潤又札開均徭者必丁
田齊一輕重得宜乃均也今查十段冊知田丁多而優

免又少者則人戶編銀卽少丁出少而優免又多者則
人戶編銀卽多以致規避成風多少懸隔此銀差之不
均也力差中如州縣總解戶斗庫瓶頭等役所費十倍
極重民壯巡攔等役費一二倍稍輕今以田力富饒之
家反得輕役而瘠薄中人之產反得重差此力差之不
均也甚者奸猾之人輪甲將至而預跳別甲以規避投
靠托勢力差既避并銀差得以槩免富者日強貧者日
累何以均徭為哉台無行府弔取各縣十段丁田逐一
查理衷多益少務得其平除已應役外其未輪年分各
候該年卽有過割不得聽其規避一年止編一段卽有

別故不得擅提下甲應優免者照舊例填發不得徇勢
豪加減應銀力者照田力以審不得任里役輕重寄庄
人戶不許市恩冒免本處官戶無得分門重疊上戶不
得計占銀差下戶不得混編重役等因隨該本府知府
許岳議得本府所屬武無江宜四縣丁田舊規一例十
段輪流編審近該本府知府李幼孜查得力差賠費頗
重議從田起銀差納官頗便議從丁起其田不及二十
五畝者亦編銀差每年輪審一段輪段人戶官領官銀
照役出力當差又查得向年優免太濫小民苦累宜照
近議題奉事例優免十年止免一年一年止免本戶不
段之下以便稽查

得分外加增及各段各戶混免仍將免過丁田分注輪
段之下以便稽查
隆慶四年巡撫朱大器行條編法先是江西各郡行條
編法人皆稱便至是兵憲蔡國瑞廣詢而力行之其法
先總槩州縣每年銀差若干其力差應出雇役銀若干
其煩苦而應加之者明爲加之共該銀若干次總一州
縣實在丁田若干除優免外將一年合用之數均派丁
田并入秋糧徵辦應解者官自發價應雇者官自給值
并里甲每田一畝大均共輸銀一分五釐有奇百姓不
知有徭里之差矣至今永爲例云

隆慶六年巡撫張任允巡按李學詩議前項徭銀派入秋糧會計帶徵

唐鶴徵曰萬歷初兵道廣乎蔡公倣江右條編法將行之詢於鶴徵鶴徵嘆曰差不便於士紳爾齊民則誠便已然以私計之母乃身爲士紳之日少子孫爲齊民之日久耶母乃士紳之不便輕而子孫之長便重耶蔡公嘆曰請從其久者重者蓋先是優免雖有制京朝官常得全免卽以入粟拜光祿鴻臚者田至一二百頃率得免與齊民一簽重役旦夕破家詭寄冒免之弊時方大行余故云然條編者大畧與歲編同槩一縣之役計銀

若干科一縣之田畝銀若干第不分銀力率附正賦而徵之旣徵銀入官官爲之雇募應役者也一時民情俱翕然稱便旣而有行之山東者齊魯之民羣起譁焉蓋條編主田爲筭而每丁折田二畝江南地土沃饒以田爲富故賦役一出於田賦重而役輕以輕麗重且捐妄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少產其富在米故賦主田而役主戶賦輕而役重以輕帶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戶科都給事中光懋山東人也概請罷條編法會江南諸郡金花愆期時有御史方巡按江南還司徒詰其故御史膏不知故謬言曰以行條編故以混金花於他項支

銷戶部以爲實然因復奉 旨金花銀兩原不在蠲免之數依擬著另項查徵以後再不許拖欠致虧國用前屢有 旨內外諸司凡事一遵 祖宗成憲不許妄行更改近來通不遵守好爲生事擾民依擬再行申飭著各撫按督率各有司各將田產糧役里甲驛遞本等職業實心辦理如舊法有廢只宜補偏揆弊通變宜民不許妄生意見條陳更革及生弊端違者定以變亂成法論旣而余鶴徵亦以使還謁司徒因請曰條編法甚善何部覆若斯之嚴也司徒曰金花且爲淆奪何言善也余駭問故司徒曰御史言然余曰非也司徒曰有司事

御史實知之予未之知也余曰鄉曲事鶴徵實知之御史未之知也司徒曰何以徵之余曰條編法行以癸酉金花之負在癸酉後御史言是負在癸酉前鶴徵言是司徒入移之果在癸酉先因日子言良是然何以知之余曰額賦總徵亦曰條編所稱重者以緩急之權操在有司云爾額賦孰急金花者姑以武進論折徵八萬餘金金花居二卽善逋有不輸其二者乎有二卽金花解矣與得他支且先是額賦欸目實煩未有紊亂胡增一均徭遽至淆奪也司徒日子姑悉言之以貽我我將更覆之以謝其變法者余退爲書大畧語云法無全利斯

言非也條信之法其全利者乎議者何其紛紛也余不知他省姑以江南言之一常歲槩一縣之田而均之役乎銀力正如之低昂有司耳目勢必不周奸胥點吏上下其手是成集一縣之賄賂於奸猾也甫徵正課復課均徭是歲雨叢一縣之比追於有司兩勒一縣之勾稽於百姓也奚其可不嘗十分概縣之田而役其一耳然令中下之家積十年待一朝之需不能得以一年而並十年之額不任也卽富有力者既盡其田而編之至數十差又與其重而責之至數十倍其幸而瓦全者吾見亦罕矣至於雇役則雇者與受雇者交相病也貼役則

貼者與受貼者交相病也於是乎巧詐百出以逃役挾貴交者則詭寄以幸免如一銀差爾通奸胥者則爲移甲爲花分移甲則移未審編之戶入既審編之甲十年俱不役矣花分則以千畝之家下同於百畝百畝之家下同於數畝避重而就輕雖有神明之令安能爲此然犀之照哉惟條編則以一縣之役課一縣之田責之輕者減編役之重者加筭昔之什百於一家通融於一縣矣有田者遵額輸銀執役者於官領備昔之力差悉爲銀差矣額則徭賦分科徵則徭賦並比昔之終歲比而不竟者悉以十限畢事矣歲概一縣而徵之安克移甲

歲概一縣而銀差安事花分奸猾何所操其權勢要無庸受其寄無十年並役之難無終歲再徵之苦百畝之家歲輸一金有奇千畝之家歲輸十金有奇鼓腹而遊高枕而卧矣蓋並之賦額似乎稍加問其徭役則不免而免矣曩者百姓所禱祠而求而不得者今坐而得之有司所盜賊而禁而莫止者悉過而不問謂之全利誰曰不然安得以一孺之傷飽而廢嬰兒之乳食一夫之偶覆而棄後人之操舟也責其一以奏司徒一以移江南巡撫胡公司徒遂更爲覆曰如有地方便於條編者請從民便報可次年余以使事過句曲胡公出謁謁起

曰江南條編可無變矣

優免

按正統元年 詔定在京文武各官除里甲正役外一應均徭雜役全免外官半之正德十六年巡撫都御史羅 案駭內開今後隨朝文職內官內使俱如舊例合戶優免其餘見任方面之家各免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三丁八品至雜職省祭舉監生員吏典例各二丁著爲例嘉靖八年二月 詔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派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之例如有詭寄白糧靠損小民者聽

撫按叅奏治罪嘉靖十年禮部尙書汪 題准其有丁
多而糧少者則以丁准糧丁少而糧多者則以糧准丁
內丁糧不及額者止免實在之數俱以本戶自有丁
糧照免凡有分門遠族毋一槩混冒例載於後二十二
年巡撫喻茂監查照部札各該大小衙門凡遇審編徭
役悉遵先令原議優免之例錦衣衛指揮免丁七千戶
免丁五鎮撫百戶免丁三內外文臣大小一如嘉靖十
年例二十四年申題准例開於後萬歷十年部議請查
冒濫又如嘉靖二十四年例其見任居憂聽用聽調聽
改削職編戶除名者不許官故卽行停免任子者卽照

卷三十三

江南十一

三

隆聽勤者照數免以禮致仕者免十之七閑住者半墨
任子品級叙行其退學生員及納銀儒官義官選授教
官王府典膳至吏丞加納官帶不愿出任者止復其身
十四年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題准照品免糧照糧免田
每田一畝准免三升爲率人每田准田二畝有丁免丁
不者以田准有田免田不者以丁准例如左

京官一品嘉靖十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二十四
年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今糧准田一千畝丁如舊
二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八石人十八丁二十四年免
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今准田八百畝丁如舊

三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二十四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今准田六百七十畝丁如舊
四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二十四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今准田五百三十五畝丁如舊
五品嘉靖十年免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二十四年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今准田四百七十畝丁如舊
六品嘉靖十年免糧十石人十丁二十四年免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今准田四百畝丁如舊
七品嘉靖十年免糧八石人八丁二十四年免糧十石人十丁今准田三百三十五畝丁如舊

卷三

江南十一

三

八品嘉靖十年免糧六石人六丁二十四年免糧八石人八丁今准田二百七十畝丁如舊
九品嘉靖十年免糧四石人四丁二十四年免糧六石人六丁今准田二百畝丁如嘉
外官減半

教官舉監生員嘉靖十年各免糧二石人二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四十畝丁如舊
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典吏嘉靖十年各免糧一石人一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二畝丁如舊
致仕者免十之七丁田准前數

閑住者半丁田准前數

徵輸

嘉靖四十五年知縣謝師嚴立徵糧一條編法先是夏稅秋糧派徵款項繁多設有縣總分派其間不無緩急縣總陰操其權與各糧長爲市以至侵欺賄補不均之甚不惟糧長率至破家而積逋亦無由以償徵輸之弊於斯極矣至是悉燭其弊盡革縣總之分派不問緩急總徵在官悉令貯庫時又立總甲以嚴比校設直總以督里甲分收解以平苦樂均官民以杜挪移立實徵冊以防隱漏均前所未有吏胥無欺尅之權里甲無逋負

卷三

江南十一

三

之竇糧長得以有其身家者皆自此始也其總由給當年總推里長製仿清冊而所記則一鄙十甲丁田銀米之數如某甲丁田若干筭共該糧徭糧米若干分定限次每限應完若干註其定數已完若干未完若干空其款數時一開徵卽將總催隨比隨註查對嚴追今法雖與謝同而下之奉行則不及遠矣

唐鶴徵曰稅糧之中款項甚多除本色外有金花義役谷草公侯俸祿本折布疋揚州淮安壽亳等州鹽鈔馬役等銀以時加增則又有練兵有大工有貼役總之皆徵於秋糧者自隆慶以前各以分數派之糧長總十

分爲率如金花居十分之九各項各居十分之九則亦
無論糧長收之多少而各十分之幾爲金花幾爲各項
法非不善也然朝廷所需有緩急故有司起解有遲速
其數浩大有司不能親爲均派不免設縣總以司之於
是縣總得以操其盈縮而遲速之矣糧長之奸猶與之
通者則可緩者常多而當急者常少甚而全不派其急
者有之其純實而不與之通者則當急者常多而可緩
者常少甚而全不派其緩者有之急者常多以至全不
派其緩者則所收常不足充其所解於是乎出已資以
補當解之數當解之數完而有司之事畢也孰能更爲

追徵以償之乎補之少者費產補之多者傾家是不與
縣總相通之累也緩者常多以至於全不派其急者則
所收常不必辦其所解於是乎以官錢爲妄用之需妄
用之日久則侵欺之物盡矣何以抵補原數而完官乎
侵之少者餘產猶或可償侵之多者傾家則已無及是
與縣總相通之累也然欲欺隱錢糧之輩率非經營積
貯之人其所妄用者非特衣飾飲食滛蕩賭博無所不
爲而已始而欲縣總之爲奸也則爲縣總所勒視其人
之奸愚爲所勒之多少二八分者有之三七分者有之
中分者有之而輸納者又因其所需之急不以望數之

完也常以半銀抱利而易錢串則是有侵欺百金之名
常不過五六十金之實既而有司之追攝者力不能盡
完所負則身不敢自對公庭今日勾稽者至附一二十
金以完官明日勾稽者至附一二十金以完官而別賄
吏胥以緩其餘者又稱是焉而勾稽者且計其所負尙
多不敢以証之官也又多以所附爲已利則是陸續所
出者或浮於百金之外而侵欺未完者常盈其百金之
數此輩之喪身亡家誠不足惜國課亦何自而完也自
上虞謝侯至始革縣總一例徵之不問其孰爲急孰爲
緩收之小民卽貯之官庫雖奸猾者不得擅之以浪費

有意則解不問其糧長之該出若干也緩則貯官庫以
俟雖純實者不必傾資以預補始而糧長之收也有廢
經一毫不得以小民既納之數爲小民拖欠之數既而
縣庫之貯也有庫收一毫不得以糧長既完之數爲糧
長未完之數江南十餘年來糧長之所以不至於破家
國課之所以不至少損者職此故也說者云其病有三
焉曰已徵在官偶遇蠲免賊吏得以竊而有也一概混
徵雖有蠲免小民不得以知其數也一時總徵民力且
有不堪也嗟夫是俱槩其名而未睹其實也夫徵收有
廢經以防糧長所收之盡不報官也防縣官收之而不

盡報於上司則令府縣各印一版經俱給之糧長糧長一有所入卽兩注之隨收隨注收完之日一以繳府一以繳縣則銀雖在縣數常在府收銀者不能昧數據數者不能收銀又何慮其入於賊吏也江南監司固多查盤如織侵匿在庫之銀或者非禦人於國門之內者不肯爲也欲小民之悉知其數以蒙蠲免之惠乎則於清田之中細分其款某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某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人執一紙則人得一數何慮其昧於蠲免也以一時槩徵虞民力之不堪乎夫有餘之家不待言矣不足之家其所需以辦糧差者不過待其田之所

入其田旣入則辦之而已雖少遲之亦未必別有所入也苟欲寬之則定以殘歲十一月完米新歲二三月完銀則上不悞有司解銀之期下不失小民賣米之候矣况江南未變法之先糧長亦何常不勒小民以銀米齊完乎惟先年爲有司者但恃彌縫不爲實事徵糧之初宜徵小民也惟比較糧長以索完呈則小民奚畏而輸之糧長起解之時宜追糧長也惟比較總部以速批廻則糧長奚爲而輸之總部蓋惟知追糧長追總部以省力而不知爲糧長爲總部之煩難所以有報完之名多累賠之實况加以迎送使客花段下程之妄費與供應

有司飲食衣服之橫需故一編糧長無家不破謝侯又能立法嚴比使納戶不敢更負升合潔己奉公而差用不及絲毫及今延之雖時有補苴皆其良法耳

萬歷五年巡撫朱儀望令行圖運於時武進縣官茹宗舜無錫知縣邱邦傑皆久於其事悉知其不可力止不行惟宜興縣知縣丁懋建新任求知於上始立圖運法本縣三百六十里里爲圖圖審其人戶田多殷實者爲十甲甲輪爲十年糧長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以十年紆五年之勞錢糧遞相交納官戶運自縣頭而又每畝加編貼役銀一釐有奇以貼通縣煩役有差

則運輕於衆力均於分交納而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逋負小民無扳累之虞糧長無傾家之累法莫善於此矣惟寄庄無籍團戶無人點解者止論區額不論丁田多寡稍有偏重而上革貼役運稍稱便

唐鶴徵曰每年審編奸民輒以圖運法紛紛告擾余止之者屢矣或問曰以圖易區人之多寡不等以十年易五年力之勞逸不等曷爲圖運之不可行也余曰五年一編審子期之上戶尙有力之所不及者乎抑已盡上戶而槩及中戶間及下戶矣乎或又曰烏有上戶而役不及者實以盡中戶而且波及下戶矣余曰據宜興之

言謂歲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審然則以圖爲區其所役之人已十倍於昔以五年易十年其所役之人不二十倍於昔乎夫以一番編審已盡上戶而及中下戶矣今且欲二十倍其人不盡籍下戶以充之一時上中戶將從天降將從地出耶或又曰運輕於衆力均於分雖以中下戶充之可也余曰是誠昧之昧矣謂之運輕於衆則明知役者之衆矣運者之衆安能悉得其力之勝任者以中戶仍解卽分輕而亦重矣今有百鈞於此以烏獲一人舉之而有餘令衆懦舉之而不及鈞烏獲於九懦之中而人令舉十鈞焉云之均可乎雖

三尺孺子知其不可者是人非不衆也本懦則人雖衆派分雖輕亦不能舉矣或又曰富區富甲或一甲而幾解業當糧長之實貧區貧甲止於催糧不失下戶之常何至今烏獲與懦夫均力也夫曰富區富甲一甲而幾解業當糧長之實信矣然編審時之上戶可當糧長之實者供五年而不足乃圖逆時可當糧長之實者供之十年而不足雖以儀檮駕說鬼魅張空欲掩借中戶以代夫上戶五年之勞不可得矣若貧區貧甲止於催糧則何縣州不得經催而獨於圖運乎或又曰糧長之害不過勢家通負民運重煩今官戶自運貼役過饒卽害

亦輕獨小民畏糧長如猛虎甘爲魚肉無有已時至無
妄食之家余曰夫言糧長之害卽害亦輕旣已明知糧
長之利矣言小民之畏糧長如猛虎甘爲魚肉不知自
攀報之時言乎抑自徵收之時言乎自攀報之時言則
必其索詐所費不及充役之費而役任受索詐求免充
役耳此釋禍莫若輕之說也苟索詐之費甚於充役人
胡不任役而甘於索詐也且索詐所及亦必在可充可
釋之間萬無及於襁纒襁襖之理編審之用人少則此
輩猶可以賄免若圖運之法用人二十倍於編審此輩
之必不倖免可知矣以前釋禍之道揆之其得失何如

也且旣行圖則十年審圖其求免亦何異於五年之編
審謂其獨無索詐可乎自徵收之時言則糧長之抑勒
加耗誠苦小民曾聞里甲獨能視納戶如子乎其以錢
糧之名挾里長之重抑勒索求數倍於糧長恐未已也
或又曰圖運行則交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逋負余曰
此尤不情之甚矣夫圖長何力能壓勢家使不逋負且
謂之勢家必官戶也子不言乎官戶旣已自運矣則圖
長所壓之而使不敢逋負者何等勢家也交納不得愆
期則在有司之追比嚴與不嚴耳其在圖長糧長乎據
余所見除前諸害其不可者尙有五焉中人之家猝有

水火疾病盜賊訟許奄然替矣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
卒不任者矧以十年則其消長奚啻天淵寧復任役其
不可一也圖運必十里輪運十甲之長焉得等富等貧
間有富者其收九甲直其家所輸之奇零餘羨耳貧者
輪收加羨稍有不足其何以兌况一鄉獨富必多土豪
其餘里甲曾不敢望齒其僕隸強弱相凌何所不至其
不可二也曩者屢禁里甲之團收猶恐不能盡禁今特
令之主收其有侵欺花費誰得而禁之官一追比貧者
有逃而已卽令捕獲豈能以齏粉充我 國課勢不免
復耗之九甲矣其不可三也編審總部則其所解必多

多則人轄一舟總部爲政而舟人聽命其避風波而急
完納理所必然圖運則其所解必少少則衆共一舟舟
人爲政而圖長聽命其任風波而不恤利俄延以侵盜
事且疊見矣故十年以來獨宜興守凍者三他縣總部
一未之有也每一守凍則舉縣加銀三四千兩孰非民
膏而若此橫費哉其不可四也上戶素習於運猶易集
事中戶乍任其役則途路之風波歇家之播弄內監之
脇詐顛天呼地欲不破家不可得已其不可五也

或又曰何則宜興之漕言其利也余曰
是何難見哉言而能達達而能諍必富有力者也富者

利於以五年之中戶代其十年再役之勞安得不稱便
宜與船戶皆有定額率有力者之舟不亦有力者之所
挂名者也一年之運獲數百金其尤貪橫者運戶不敢
附其舟則以有司之勢迫之甚而已附他舟中途猶飛
檄迫歸其舟非以獲利之重奚爲而然也又甚而貧甲
運戶不能自行船戶因而包攬傾家貼之途有疎失仍
累運戶幸而完解則執批需索至有鬻子女償之而不
足者船戶之橫如此有力者安得不稱便也大都富有
力者之言易聞貧甲受苦之言難達余俱爲難達者達
其情不敢復顧富有力之紛紛也

宜興秦侯清賦碑曰始有糧長之難難在上等之民邑
侯某審察其弊變而爲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人代
三十二人之役率十人而一役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
間徭輕於衆力均於分時則有輸將而無廢箸以故人
人稱甲運便法久弊滋富者能掩富以爲貧貧者則以
不能掩貧而埒富寬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難難在中
下等之民上人以爲難下民不若難上民於是又稱糧
長便秦侯至而維本末慮久遠擇便宜搜蠱弊迺作而
歎曰糧長豈能善甲運哉顧弊有所從來矣總宜興田
萬有千頃而異郡固莊去十之三係著縣頭率有戶而

無籍世家巨室去十之一蒙其祖戶率有田而無人齊民以十五而勝全邑之徭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戶詭爲中戶中戶詭爲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縱縣之九貧鄉鼎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派運是以貧鄉而等富鄉之徭奈何能均故避運莫巧於團莊巨室掩富莫盛於詭寄花分均徭莫善於限田於是令民自歸田不罪罪其不歸田而民告訐者不旬月而民如令寄庄者令著籍世家者令著戶其饒者以填運縉紳學士大夫免各有差有差者以填運以資出身從富民之例富鄉應

役卽人戶而與點解同科貧鄉不應役卽甲首但以催糧充役有成法矣迺總一縣之籍與其賦年而量之輕重而等之先後而次之命曰虎頭鼠尾著爲令甲而豪有力者羣起而撓寄庄者曰願貼役侯曰籍不著將惟正之無供何役之貼爲巨室者曰願自運侯曰若自運誰當運者又歲申花詭令民得奸舉代役於是貧富信規避絕徭役均僥倖杜寓糧長於甲運之中行限田於編年之內行之三年而民不知徭所稱百世永賴者非歟十六年知府譚桂議得該府秋糧在元延祐中計四十九萬六千餘石麥絹等額尤廉人 國朝洪武二十

六年除絲縣鹽鈔馬草外歲徵夏稅正麥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石秋糧正米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五石宏治十五年除絲縣等項外歲派正麥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有零正米六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有零俱見會典又按府志宣德十年米已六十萬零續加之數莫識其因今戶部坐派悉照此數而該府會計每年實徵秋糧平米一百五萬三千五百餘石較之部額多四十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此何以故部之坐派者正額也而軍運之席耗輕齎民運之加耗舂辦夫船車等費皆戶部及撫部院題准載之漕運議單及賦役等書者及禮兵工各部

錢糧不入戶部會計而夏稅馬草鹽鈔雖亦戶部所派原係另項非糧數也今俱於糧內派徵以故不得不取盈於耗米也夫是不特常州已爾蘇松皆然但蘇松科則及重耗米之數從來差少故平米一石以五年筭派常州科則亦重然視蘇松微異而耗米之數從來原多故平米一石本折不過四錢也縱有增增亦在毫釐之間然蘇松耗米視正額得四之一常州之視耗正額幾及其半矣夫耗以彼其重而正額不但異於延祐且視國初有加焉故延頸寬減之恩者不下蘇松云此常郡賦法大較也部文秋糧止稱曰米此中言平米者何國

初官出每畝科米三五斗遞而上至一石者有之民田每畝科米五七升遞而上至一斗或一斗餘者有之應知府價書冊云田地斗則有六斗七斗以下此科則之不得其平也洪永時國法森嚴則豪右烏能於徵輸行其私迨後則豪有力者止供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督責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文襄周公撫江南乃令官民田並出耗凡科則極重極輕者於耗米稍稍示哀益且強弱智愚皆有耗毋能獨苦貧民此平米之說也故凡隸賦額者曰正米正米之外飛輓所必需歲用所難已者曰耗米正耗並舉而嘿社偏

卷三十三

江南十一

三

累之弊者曰平米當文襄時平米不太逼窄蓋以備凶荒意外之虞則亦有餘米餘兵之傲也不以急公家而以滋私費矣故今兩院盡革之此稱名之異而有土者亦欲循名得其意也文襄於官民田之耗既調劑祛偏累矣然耗不能以勝額則所為累者猶在也於是又請輕折如金花折銀二錢五分官布准銀三錢之類計該府共得三十萬餘石以蘇息小民復以所謂輕折者派於極重之則其他如白糧糙糧重等本色派於極輕之則此皆以求其平也顧此法自公行之可謂曰平嗣公而後者高下輕重之間其故難言矣

應知府價書冊云
周文襄公立法田

則七斗至四斗則納金花官布輕齎折色二斗一斗則納白糧糴米重等本色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固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姦富以利買金花後人得金花遂皆賄買金花貧民於是輸重賦矣嘉靖中歐陽公定賦法於是汰去則數之繁冗者統之為官民二則所謂極重極輕之田視文襄時益多調停而本折二項又俱照糧並派畝畝有之人人有之不得復以意指某田某糧矣此法之變而加密者也然而官田與民田猶自角立嘉靖末則以官民田並言之無復差別而止以平坦極低極高分則派徵益又法之變而加密者也唐鶴徵曰官民一則之說殊為可恨何也官田人而非得業之主所費者乃免佃之需而非轉鬻之價所輸者乃完官之租而非民田之賦惟奸宄之徒則據

卷三十三

江南十一

雷

以為業良民不敢有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租為賦而病其過重俾民田均而任之是上奪朝廷之田而以惠奸宄下又苦純良之民代任其租也是遵何說哉籍令可行何應公之智不及此也又籍令有宜力墾勲者起朝廷將錫之士田於何取給乎即不能遽復其賦額而其田額終不可使之漸減也然官府之議法日詳而民間視會計稱弊藪焉何也以議法之牘與派編之牘殊而有司不能察也今兩院乃令盡括一郡起存錢糧備載部派額數及正額之外有歲用見之令甲者俱註其由驗派各縣於是纖悉畢見而此籍之外別無派注官既不勞而事集民亦不惑而志定矣此又法之變而加密者也起存錢糧俱括一府原額照糧驗派惟靖江縣地瀕江海物力既薄轉輸更難故先年

儘其派解而運糧米不足方派之各縣若北運者悉派
之武無江宜此公平之道異而不害其為同也又棉
布止於武進宜興而不及他邑金花止於武無江宜而
不及靖江蓋皆計銀派徵原無差別若絲布坐派一縣
支襄公必有深意以國初借徵一年後遂今解布之
役亦頗繁難仍其舊則相安故今無變更焉該府錢糧
向無浮冗在於民間但糧額繁多苟稍緩如存留之鹽
鈔可以免編及已經題免如由關及關稅之類應行減
編者俱逐清出共減本色米五千二百二十一石有
奇折色銀二千五百七十七兩有奇此其數亦微眇然

大較以清賦為主而不能取必於減賦也又按蘇松二
府俱明言平米一石以五錢扣筭或減米若干升而本
折在中其減編總數則之共減米若干萬石也常州則
止以本折分言而不必計總扣筭矣

十七年湖廣道監察御史林具題大畧謂供用庫酒
醋局內官監乃蘇松常嘉湖五府歲供白糧額派二十
餘萬石關係最重頃上納艱難耗外加耗墊外加墊夫
較米一斛五斗此定數也今踢斛淋尖已多米五六升
矣而盛以簸箕務多斗餘不滿不筭五斗之數不亦甚
乎如法篩簸無可言也今稀篩狂篩已非法矣而篩出

二斗止作一斗每石折罰三斗不太酷乎賃房堆放抗
脚打包費猶不可已也而御道有錢遮闌門官有錢
事出何名堆頭包脚報數籌架費本有定額也而大小
呈樣之使用巡路探筒之使用取何無厭此猶其大者
也至於篩揀之糜費拋撒之狼藉較尉書辦之勒索家
人兵番之嚇詐種種難以枚舉視萬歷九年題准規
則費多數倍矣如前年米一石不過加耗五升耳今無
分正耗米每石加至四斗五斗前年米百石不過派鋪
墊脚價等銀七兩八九錢八兩六錢耳今百石而鋪墊
及無名等費加至十四五兩二十餘兩夫此白糧也自

彼處運至京師率數石而至一石民已不堪及至京
上納而復遭此無端之需索愁苦悲酸誠所謂一米一
珠一粒一淚也乞奉前規以甦民困奉旨白糧解役
苦累可憫各庫局如有分外勒索等弊只著司禮監查
革戒飭該部知道因移文各監知會

一內官監先題准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
堆房進房出房篩米打包車進紅黑門擡扛上庫脚
錢堆錢門籌坐門并歇家火食該銀七兩九錢其餘
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六
斗之數已非正法姑聽曲處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供用庫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七兩八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六斗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酒醋局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八兩六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五斗七升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鋪墊及各項使費每石不許過一錢內官監加一分

一正米足數外不許指稱糠碎勒加折罰

一量米務照鐵斛爲式不許擅用私置大斛

卷三

江南十一

七

一北安門外原用車運見有書冊可查其門上官軍人等不許指稱碾壞御路抑勒攔阻及捏稱撞傷木柵恐嚇索詐其西安門及櫺星門裏外一體禁革

一該城兵番專以緝防奸盜爲務與糧解毫無干涉不許詐稱名色索取財物

一廠衛旂校及巡路人等不得妄生事端指稱索詐

一該庫寫字長班斛長等不得從中撥置刁難勒索

一各衙門書吏馬皂人等不得需索例

一行糧處所遇有棍徒或各衙門員役索詐銀解歇家者著落該城兵馬緝拿解究如有通同縱容情弊

一併治罪

一糧米及鋪墊銀兩俱要當官明寫議單照數交付歇家同進完納不得推調取究

一議單數目已從寬處此外歇家不得多勒升合如違以誑騙論

一各糧解務各用本地方潔淨好米交付歇家完納如與戶部樣米不對者重究

一糧解掛號之日每名各領憲票一紙敢有故違

明旨抑勒索騙者許卽填註項下俟銷號繳查以憑叅究如無原票或朦朧不實填報查出重責 是歲

卷三十三

江南十一

哭

省民間粟六萬石餘常亦沾惠焉

無錫都給事中侯先春書民運事宜攷後曰東南財賦半天下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半東南乃民運白糧二十餘萬石又天下所無而五郡所獨也五郡之民太苦矣惟自 高皇帝定鼎金陵則此五郡者旁並輦轂故當時屬之民運以爲地近而用力少也豈虞有今日之艱難哉今 京師在西北上游道路紆徐三千里餘矣於是沿途有阻滯之患淤淺有盤剝之費暑濕有沤爛之虞風波有喪失之險關津有船料之稅帶磚帶瓶之煩船戶有抑勒之害水手有索詐之擾夫裹糧儲粟操

舩之舟漫瀾於江淮河濟之間遠迥困頓日與死爲
隣而復耗費無筭舟抵丁字沽已脫萬死一生之幸而
白河之剝船通州之過壩其狼戾於船夫之手又無筭
自大通橋抵京以至投解內府各監局庫其奸技弊竇
益又無筭民命幾何而不焦爛於灌輸之役耶夫白糧
一石加耗夫船車脚已費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
四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爲八十餘萬石矣
又每石在途費民間米三石而少在京一石而餘共四
石通計前八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爲一百
六十餘萬石矣五郡之民獨何辜而偏蒙賊累之極至

此也議者謂當破拘攣之格以白糧寄派運船則可以
免解役之破亡而寬東南百一之費其說果行誠萬世
利然而未易言也顧民運之費浮濫不經利不歸於國
而害獨叢於民如前所云者猶不可一起而裁省之乎
嘗一考內府錢穀皆有臺省監收垂二百年而白糧隸
巡視十庫之臣投解完銷必嚴關白之令隆慶間當事
者以言得罪遂罷去不用而權悉專於中人之手漫無
稽制矣故事白糧投解有僧家爲之主辦諸所鋪墊等
類非僧家弗效也僧故宿猾而與中人左右胥吏又都
市無賴少年土豪內外膠結爲奸翁張煽禍視飛輓爲

奇貨視運民如魚肉竭閭閻之脂膏啗虎狼之餓喙日甚一日歲甚一歲小民吞聲受痛莫不控訴於茲二十年所矣又何怪於東南民力之不支而胥爲逃亡耶邇年田野汙萊凋敝益甚竊恐財賦之無從而國家之所倚給何以紓大司農仰屋之籌也萬歷辛巳侍御某公洗刷諸弊運民便之一歲而法遂廢余嘗從丁亥歲上書請復監收不報己丑適叨十庫之役侍御蕭田林公相與共事每當運民至日輒與披文而嗟扼腕而悼曾不得一甦剝膚敲髓飲恨無控之民頽然傷之林公遂手疏先後事狀慷慨抗論上許可下所司督飭之

而余與林公稍得奉揚德意除無名之費禁額外之徵定加增之數革折罰之苛於是宿昔胥吏豪猾及中貴人亦稍稍勉就約束不敢肆是歲省民間粟五六萬石一時運民懽呼鼓舞誦聖天子之寬仁余惟除弊貴盡變通貴漸御事在法而任事在人余狗馬力不足以効馳驅姑於其所積蠹僅僅汰十一二耳若夫盡釐僧家之奸建復監收之例歲湔苻雪漸銷其腹嚙之毒庶幾五郡之民可望復甦而東南財賦不終乏絕弗始後月無窮之慮矣茲以行過事宜編刻成冊以俟將來之同志者

二十九年知縣晏文輝立收放稽查錢庫法

一欸目糧徭冊每年奉本府會計坐派糧徭若干責令總書除優免外將槩縣丁出地山蕩埝驢派科剝申詳府院道仍刊簡明告示遍諭又刊科則責田給散田甲轉給小民令其輸納第以前筭派多總書等欺錯今後俱新弔查筭無差方准刊行庶杜增減之弊

一比較簿往年比簿不填丁畝各角無有大總原編已未完數目田甲名下完欠概用浮僉此尤弊竇今刊式樣每角比簿設立大總一葉每冊設立團總一

葉每名一葉前寫人丁長畝後截分列五眼圖格仍分作三截上截寫各限應完銀數中截寫逐日完若干下截寫連前共完若干未完若干俱係實填浮簽禁革仍介角總將田甲名下原派已未完數填入總內務要以甲合圖以圖台角以角合縣庶角總無虛填完數之弊

一新立糧徭派簿往十田甲名下糧徭悉係角總派筭每有多科少派漫無憑攷今另設派簿填寫丁畝除優免外照依科則派筭銀米每角一本印縣存查本縣仍不時掣弔稽核使不敢犯庶角總亦無多科

之弊

一銀頭收退流水簿往年流水簿因無刷刻式樣串票又不填印悉據銀頭填註多有侵弊今設立刊刻號簿并三連串票責令銀頭編號同三串票鈐印如遇限下收銀隨即登簿發票給人戶一票存照一票給總催一票存縣查攷所收之銀開數付角總收入比簿遇晚將本日所收銀數開單付糧房填入日收堂報簿內次日銀拆封或三五日帶比簿查對完數庶銀頭亦無侵欺之弊

一日收堂報簿本日共收銀若干據銀頭開遞報單

卷十一

江南十一

五

糧房填單登填遇晚判日仍串比較簿查各田甲完數類弄會否相同庶銀頭角總無侵取虛捏之弊

一庫拆封收簿本日拆過各銀頭銀兩若干總封在庫仍串糧房日收堂報簿查對會否相同若有差錯即提銀頭對審又總庫有糧徭收簿各角有拆封簿互相稽查庶庫吏亦無侵隱之弊

一錢糧放簿凡解放錢糧悉係本縣酌量親兌起解糧房簽押批迴庫房登數並不假吏書之手放解過者令其填入款目冊內以便查攷

一立稽查批迴糧徭號簿往年起解錢糧因無稽查

多有違限半年以上而不銷批者有之以致那移作弊今設立比簿凡起解各年錢糧僉押批迴同號簿送進鈐印號簿上寫限某日銷及銷批日同號簿送查親寫銷訖二字或三五日弔前簿查核若過限不銷者定行拿究庶錢糧不致遲悞前弊可消

一設日稽各年糧徭庫簿本縣置二截簿上截寫某年月日放某年糧徭銀若干下截寫放解某款銀作何支放緣由遇晚送堂親自查過方准作收仍令填入各該年款目冊內若不登簿上者不許作收庶逐日稽查庫吏無弊

一放該年徭里簿庫凡放解徭銀先要該房帖交下庫方許庫吏解放其給各役工食必要對查無重領者方准給發登入此簿仍弔該房歲稽簿月稽簿查對務要相同責令填入款目冊上不許透用庶稽核有則放解得清

一各房歲稽月稽簿凡奉院道府及本縣放解徭銀先開單看過方許寫帖下庫支用隨登入前項簿內但不許支用過則仍不時掣弔庫放簿查對相同如有互異卽行查究庶庫吏無差諸如惕息

一遠年存內庫錢糧不許擅自借支查得往來借支

一概作放多故不得補還而補還者多被庫吏等役通同侵匿弊久相沿今已發覺追賠數千兩矣故設立嚴禁凡奉上司明文借支積米俱於實在後作一借支不許一概作放如賣米一節完日卽令補還庶借放絕無影射

一在操民壯工食除給發外每年大約扣存月小事故銀一百一二十兩各兵領過工食之內應完鹽勅等銀六十餘兩往時庫吏從中作弊不於各兵名下扣除竟將月小事故銀作放今查出追完補庫庶放給絕無侵漁

一昆陵驛雇夫銀二千十六兩又無宜江三縣旱夫銀七百二十兩遇閏加編除支放每年大約省存四五百兩萬歷二十六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每年解府轉解京一百兩後仍停止此項省存者止報府不遇查盤俱抵不敷之用此尤弊竇今除已革忙夫牙用議抵撮忙馬匹船銀等項外存剩者照數封入內庫申報查盤

一放給各役工食官吏俸銀孤貧米布等項分釐必親驗判領狀准給庫吏方敢稱銀於本縣坐堂時稟明面給毫忽不容私放短少至如木字五號金字十

號坐船水手工食遇差則計日給領無差則扣存貯
庫往時俱各全領今查明禁絕不容仍前私冒
一查庫藏要法大抵以糧糶會計欸目為主先令糧
房設立堂報簿登計日收銀數次立歲稽簿查理該
年會計欸項又立月稽簿登填起解批迴稽查鋪繳
俱存座右庫設拆封收放各簿凡有收支必弔各銀
頭流水號串互相稽核若夫查刷積弊必弔季報循
環與交盤庫冊互相叅核庶錢糧毫無滲漏而吏書
無隙爲奸矣

唐鶴徵曰國初有圍戶以徵收有運夫以轉輸一鄉之

中遍役數十人以爲累也於是縣以其鄉合之爲區若
千區復分爲上下二角五年一編審則角僉殷實之戶
收其角之本折者一名名曰糧長名以十分爲率一人
不任也或三人或五六人分曹任之大都重不過五分
少乃有以釐計者每名之中又舉其力之最優者職輸
白粲名曰總部諸糧長旣以兌軍則舉其應孰爲白粲
者悉輸之總部轉輸之京師焉是其始以百人受一邑
數萬戶之輸粒米分文之通其責未畢又以數十人踰
江蹈河凌三千餘里不測之險運數萬餘石上供之糧
水漲則虞漂水溢則虞膠漕卒陵之闡卒稽之關卒

之視權者稅其船料視厥者真州益之瓶清州益之磚
領納皆有費迺者稅使尤所甘心既抵京畿幸矣白河
之轉搬通州之過鬪不勝其狼戾凡所有事諸司吏卒
視如几俎中涓歛家相與表裏鷹攫虎視不滿其欲不
已天下諸役茶螯所萃瑣尾所窘莫有若斯甚者然籍
籍稱破產則惟嘉靖末年爲然何也開徵之始法當嚴
稽納戶之完欠第責完於糧長納戶安得不逋起運之
日法當稽糧長之完欠第責完於總部糧長安得不逋
且有司無名之費自一二金以至數百金罔不取辦焉
若出諱不涸之倉而折色之用有緩急轉輸之費有重

輕縣總獨操其權不與爲奸則急者重者常多收不足
解則鬻產預賠賠而不追其產破習與爲奸則緩者與
輕者常多收浮於解則恣意浪費緩者終急其產亦破
矣甚至自度其所負之重追呼雖迫不敢出對公庭時
附其十之一二於追呼者以緩責而追呼者又度其所
負尙重不敢出對且并其附者而侵漁以入口如是而
向之負者幾足償責而逋額則猶全懸夫課額安得無
歲不虧而糧役安得無家不破也自上虞謝公師嚴至
一切條除不獨無名之費不責纖毫納戶之徵罔欺主
撮縣總書既裁有徵卽貯緩急輕重之權悉歸之官而

無所旁落第本折兼收則糧長與納戶猶交爲病糧長強則抑勒以銀米並完何知方冬米急而銀可緩米易而銀爲難也則納戶病納戶強則抗拒而經年逋負起運而糧役已畢收銀而久役不休則糧長病已濮州桑公學夔折北運本折而爲三各有專領不相侵越其領折色者名曰櫃頭卽置櫃與縣門而受輸焉折色之徵十與之期矣昔時緩急之利在奸胥者今日緩急之利在萬民矣有役田有役米有役銀輕則輕貼重則重貼昔有重輕而今無重輕矣清源附磚三百四十名曰一票昔鶴徵在水部請於司空悉照軍船列舟附磚四十

不願者照輸運價錢六錢舟可省三十金無錫侯給事先春巡視十庫奉 旨嚴戢中外歲省民間米數萬石皆著爲額於是在途在京之苦得少甦云第編審之初貧富易欺奸僞百出應役者用賄用倖避若誅夷開報者挾詐挾仇甚於推剝及其催科也日比一角則日迫而難周吏胥得移前爲後以避比比易一冊則愚民無所執憑而里甲易於飛灑祛馬時易則櫃頭有所指稱而拆封易於傳染至於庫吏之移那出入黠者以之成家蠢者以之敗事異時追併頗害良善當事者宜少加之意耳抑又有說焉奸民每遇編審則以圖運之說進

不過以編審則五年一役圖運則十年一役而已曾不思均是一縣之股實耳五年編審役者尙少猶然不足十倍年圖運役者反倍何以取盈勢不免借中下不堪之戶代充五年之役夫中人之家易於興替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十年則其消長不啻天淵安保其必任也役一鄉則甲之貧富懸設一甲則家之貧富又懸在富甲則稍贏之家或得倖免在貧甲則不必豪有勢必僉充矣在富家責之今日之全名曾不爲過令收一圖是烏獲而折枝也中下之家不得齒富家僕隸而責之遽運是蚩蚩而負山矣欲均平則移役必多

貧富卒難得當人情必苦騷擾欲分富家而攝數甲則田甲爲朝廷稽戶口之冊非可以詭多僞增者往者屢禁里甲之團收慮侵隱之難許也直今寇兵費糧何歟往也止許三人朋一役慮貧乏之波及也直今儻倖代置何歟且總部則糧多人轄一舟舟人聽命赴納必不後期圖運則糧少數人一舟莫適爲政用人反得主之僥運惟意竊賣惟意害何可言至於患花詭之弊議五年始一推收夫花詭所以避差而非以避糧也所以避往時之力差而非避今日之編差也無論里中士紳素稱奉法近立官戶專意追比免役多寡悉視官品毫不假

借寄者何利糧不以分而隱則里徭亦不以分而輕分
者何事苟有利焉一年推收可以花詭五年推收獨不
可花詭乎使徵糧則新主坐視故主受比黠差則貧
者報役富者津貼與其臨期許之首實孰若先事而准
其收戶乎蓋法至今日講之頗詳行之頗習卽有纖隙
飭之已爾萬不必以一隅之見輕議更張也獨兌運之
權握之漕臺漕卒其卒也吳民非其民也不免見齊牛
之穀鯨而昧越人之肥瘠故漕卒至水次如梟如獍無
法無官官贈私贈勒索無饜稍拂其意鼓謀而起縣官
往往見毆如近日吳江之劉君時俊溧陽之徐君縉芳

悍然如蠻如髦幾同夷狄邇者蘄黃置至遽請瓜兌謂
至水次土人尙得帖其窟有司擅或櫻其鋒也旣去其
鄉則惟其所欲耳漕臺不察輒從其請賴士大夫力言
而後止彼舟順流兩日之程此中覓角誰冒虎口嘉靖
末年江南水涸曾兌於瓜僅有還者至今父老猶捩腕
痛恨之於時漕卒猶未若斯之橫也旣而南來咆虓果
甚收糧百斛通關半之每糧百石索銀廿兩監部檄至
撫臺委至藐不爲意人亦不敢向之叶一氣監部疏聞
竟未知所司稍裁之否也

唐鶴徵曰自周禮有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徵榷藉之噶
矢矣郡有河泊所山澤之賦乎稅課司關市之賦乎乃
晏子告其君曰山林之木衡菰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
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介偪之關暴征其私若病其罔
少密焉何哉蓋聖王之設官雖甚詳要之掌其關市山
澤之政令厲禁而非專以媒利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
之地廛人歛市紵布總市廛布而入於泉府正所謂園
廛二十而一也角人羽人所徵齒角羽翮卽山澤之農
所以當邦賦者由斯以談旣非額賦之外而別有徵又
非估物之直而論其稅也至於泉府歛市之不售貨之

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待入之王府頒其餘於
萬民則有無相通多寡相益上下間藹然家人父子矣
豈若晏子之云利獨歸於上哉然古者因其所有而賦
之則稱便今者變其所有而輸賈則稱便去都邑之遠
迤異也故河泊之稅歲徵銀六百兩而不足稅課司局
歲徵銀一千三百三十兩而羨茶引所徵銀二十五兩
而羨以一府之徵僅若此彰彰乎 聖王之寬政遺不
盡之利以與民矣第細民興替不時田產轉賣其地該
云千年田八百主非虛語也契必稅其百之三不無若

重然亦多通稅者曰偶課之譁然而起有司輒爲罷徵
矣酒者稅使四出橫徵暴斂居者行者悉在湯火惟江
南學事中涓稱賢而撫按有司力爲裁酌常州一府其
始稅銀五千兩設關奔牛季以首領官一員領文尙多
缺額往往取盈府庫間聞日給騰踴百倍不無怨咨以
視他州郡猶稱樂土云當事者始議加派丁田復議取
徵醵僧在鶴徵且陳不可止今茲撫臺曹公時聘且併
奔牛關而裁之上歸京口下歸許墅常無稅矣日者又
嘗遣中使出括稅契徽州一府徵銀至二十萬將以例
括於江南曹公力言蘇常賦役繁重民已孑立且十年

造冊始稽推收乃可稅契今過期矣異日常州請以於
二百金爲額吾由是二者知民之利病惟在一時當事
爾見事審任事力則民受其利見事不審審矣而肺縮
不任事民安所逃害哉武進之西郵有米市焉適當孔
道歲暮水涸而米商湊集頗梗行者米僧諸奸藉爲口
實買田二十畝鑿以爲河擬括米舟於中石稅銀四釐
歲計三千金永以爲例米舟實非二十畝所可括諸僧
亦不能皆家於此不過私開一稅局攘奪鄉民耳前此
才用明抽暗騙鄉民已不勝病况益以此乎武進尹曼
公文輝持之不行且爲解其額賦然其意不無俟晏公

之擢云余故附書之以告來者

十頁

白熟細米五百三十石零 洪武初內官監白熟細米
係 上方自膳歲獨派常州府每進一千石武無宜江
四民均輸時定鼎金陵常在轂下故屬之民運以地近
而用力少永樂間行在北征命隨駕起納四縣糧長獻
民船裝載運之累歲愆期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
廷紅船二十隻裝運所在官司應給人力民甚便之宏
正間以官司給力不無需候各贍以撐夫工食之費嘉
靖初夫盡革加添船錢貼夫諸費聽糧長自行雇募切

進止米三百餘石日漸有加嘉靖末年加至六百七十
餘石後漸減至四百餘石今歲進五百二十五石有奇

賑貸

唐順之與武進令李畫書曰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
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
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不可
減免於是輕齎之法益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
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人而民有二三石之
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

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攬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

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值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三萬七千一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令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

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蕪矣倍之爲四萬則
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
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
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
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
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地不可知而
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
安用之况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
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
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

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
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
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
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
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益
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
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况
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
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
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

屢告災國家亦屢常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復業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右副都御史等准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益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嗇於例內之恩者也

額兵

唐鶴徵曰江南諸郡皆有衛吾郡城 國初第設千戶所僭亂卽平所以遂革謂在腹裏也然澡港邊江華渡邊湖南湖西隔尤稱浩淼若孟河則宛然接江之上流而當海波之衝次不可謂爲腹裏也 國初額設民壯

一千二百有奇正德間裁其三之一嘉靖初又幾裁其半而府縣役占半之於時民俗殷富桴鼓不聞以司關門之啓閉以備武事之觀飾已爾嘉靖壬子海氛頓起焚掠却保錦繡名邦幾成虛燼始議召募縣至三千人費四五十金士旣烏合將不知兵見敵輒奔不敢回顧稍後則背負剗死吳地流血成川哭聲震野乃議徵兵遠方則青齊之長戟燕趙之材官楚之組練韓之鷄卒龍淵蜀之巴賓叟兵夜郎百粵馳水踏箐彎弩洞箬之酋罔不畢集又佐之以吳舨艤未收全勝蓋澄平已日久卽彼諸兵未嘗見敵也幸主者決策以夷攻夷始

克掃蕩然首尾七八年江南之兵迄無成效雖由衆族素勇於私鬪怯於公戰夫亦練之不得其道也從前破楚入越爭長潢池吳人何以得志哉海寇旣息兵亦日銷縣僅存若干名陸總有練則以指揮充之日以訓練夜以扞撤水有水兵十里一舟舟有五人北至京口南至許墅中自白家橋畫爲兩總亦以指揮攝之以備水盜其餘通湖通江諸港設有官兵皆自指揮以下軍門所委用者迺倭入朝鮮聲言分道入犯浙直閩廣騷然煩費吾常亦議增兵余爲督撫備陳往鑒止之不得益時方奉 旨飭總倘不增兵虞人以慢事議之也然余

意非謂漫不增兵也謂不宜增兵宜多積餉也自兵興及今所費兵餉何止百萬曷常得一兵之用今雖漸銷吾邑歲費尙萬有二千餘金卽間諸總練萬一有警疇堪戰乎吾知其必無以應也蓋烽煙之息四十餘年殺戮之慘人不復見額兵之設等諸役占十金買之歲可得工食銀七兩三錢以其半募人應役擅其半入已世間于錢疇妥於是然爲此者悉憑城社非特總練不敢誰何督撫監司知而弗問也彼受募者日銀一分自非流乞不贍之輩誰忍就之此可稱兵乎水兵所泊則士人悉爲侵攬舟卽供其私載舟不知操何況於戰楫不

能舉何況干戈及以失事見督輒借盤詰之名恣爲擄掠賈船村舟不勝其困攝兵之官不無私焉卽今增兵何以異是惟能積餉臨事召募則依憑之徒必且不敢前而重賞之下其有勇敢乎以余論之兵本不可豫練也請言其凡夫練兵之法莫先賞罰江南財賦雖日浩繁疇有錙銖可以借用市租盡輸幕府黃金不問出入其能之乎平時閱練秩七貫三喧然傳駭矣孫武之戮隊長穰苴之斬倖臣必不可也賞罰不行其何以令武夫悍卒血氣爲用跳躍強梁不能自禁其道然也善訓上者惟倍此氣有事則用之公戰無暇爲非無事則用

之私鬪必至捍綱有司之法寸寸尺尺計之則挫銳不可於將領不誅則長亂不可於有司大都檻豺狼柙虎豹必不可久之勢也貪饕放浪迴異流輩方其戰勝首功有嘗克敵有獲足以給之平居工食多則三分少則二分不足一飽苟請益之則民膏已竭可令坐靡苟仍舊貫則枵腹謂何可令作勢且練兵者非練其技也練其氣也氣怯則技精猶莫之展氣勁則制挺可以無前平居可校亦惟技耳欲鍊其氣非挾纊投膠必有撫循投石超距別有鼓舞不能也今之將領刻剝成風卽加重辟未能禁止借有嚴帥勵已擴清兵沾惠矣氣可作

矣未嘗見敵其勇其怯可自信乎素負驍勇臨敵而靡若冉猛之客氣未可知也素稱懼怯臨敵而奮若蒯瞶之獲粟未可知也且昔人論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一再鼓之間須臾耳有作有竭矧延之以歲月乎作之數年之前用之於數年之後衰病逃亡不知凡幾今日之所養必非異日之所用異日之所用必非今日之所養矣然則今日之養何爲也哉余嘗歷攷往牒悉稽成敗矣澄平之世倉猝有變必無萬全久戰之後柔脆之鄉亦堪驅策何也驟見與習見途分遠矣黃巾始禍州郡失據長吏多逃旬月之間天下響應未幾而袁

孫合割幽冀曹劉據有荆兗各逞雄兵地卽其地也民
卽其民也祿山肇亂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未幾而
淄青魏博澤潞邢洛無非勁卒地卽其地也民卽其民
也夫豈易民而練哉驟見則怯習見則勇也然則惟所
實爲我兵之師相持之久敵之短長我得而知機之變
幻我得而悉戰而北必思改圖戰而勝愈足益智此亦
士卒之所謂知彼知己也知則勇敢自生生則氣不侍
練而練矣猶之奕然終日習譜不若對奕之應機也若
古人所稱慮存先事安不忘危雖寓兵於農者能之而
非所論於兵農旣分之後也不得已而豫備爲之策惟

厚積其餉爲要且鄉兵之不可練余嘗別有議焉茲不
具述

又曰巡司之設以捕盜賊也故凡盜賊出沒之區皆有
巡司焉以補軍衛之不及 國家之制密矣國初設弓
兵至百人成平日久謂爲冗役以漸裁革僅至二三十
人賊至不能拒賊去不能緝矣不知天下之事得其用
則多不爲濫不得其用則少亦妄費以今弓兵乃復爲
妄費哉非弓兵之罪也饑之使不給於用之過也王翦
之伐楚必於六十萬史不有明鑑乎且巡檢之官悉出
吏員事權甚輕當事者素已懸枉縱之宜及其獲盜盜

借之詞則其官必敗其盜必脫又一捕快之不若也蓋捕快獲盜則功在所司巡司獲盜則功在巡司改耳間有能奪而格盜者則下之禮又且隨之進有宜而退有死卽忠義之士解體已矧若輩乎甚非設官初意也苟不改茲則巡檢可無設矣

又曰夫寇賊奸宄雖至治之世不能盡弭然弭之之術不可不講也吾嘗北濱江南濱湖四通八達緝載舟車之口無有阻塞故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有湖盜山南而卒者則浙之衢人爲甚由北而至者則揚之漁舟爲多凶年飢饉救死扶傷而起者不與也濱江之人不知

禮法騁其雄勇習於濟泊望兩淮諸鹽場盈盈一水凌風駕清朝發夕返令食浙鹽貴而且惡雖有密緹烏能禁之故千石之舟百尺之橈一時鮮次捩拖揚帆之大是死如鶩士之中堅洞骨之器不戒而集蓋其始未嘗不以自禦而乘便則以禦人尋常以禦人於江而伺功則亦竊發於內地其行劫多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年劫泰輿劫金壇且劫郡城無錫諸富室一夜劫宜興河橋鎮九十餘家皆此輩也濱湖之寇悉在臨烏長興然一二途歸烏多水非舟不行故貧家亦具一舟富室或至數百小者僅受三四人大者可百石操之

常用三十餘人四櫓八跳盆之以槩日可三百里秋冬間時有三四舟或六七舟經行各郡縣不問晝夜唱號鳴鑼無所顧忌遇舟則劫舟有導之陸則登陸登陸則以夜往時白晝殺人於宜興西泚殺巡檢於夏渚劫郡城東南緣湖諸富家則此輩也長興多山徑路叢雜卽久居者數迷焉貧者無論卽巨室無他業爲習惟盜以爲生計間有不願爲盜者有司悉捕之則衆執以應蓋借是以除異已者俾後之人不敢有兩業也適與興邑接壤宜興獨受其毒往長興臧氏與宜興蔣氏爭田訴之縣臧氏不勝時方樓稼於畝一日臧氏千人奄至墩

頃之禾瞬息席捲而去其以夜劫者不可勝計時劫婦女以取贖其行劫率以竹爲梯越屋而入至其欲劫之所如取之寄被盜者明知其人罔所控訴蓋以隔屬故卽有伺間移文捕之適爲彼中有司及應人役押促痛耳吾役往亦頗有厚贖卒不發一人也更急之則羣盜出而以枉控彼撫按右其黨出而保給之更移文於吾有司捕人以相抵則其所恃以必不敗之術也衢州之盜多以行貨爲名熟視漫藏而後發不用衆而用寡多不過二十餘人常以雨傘爲炬以長柄斧爲械視其扇不固則昇石撞之以張威固扇則踰垣而人以掩其不

及其斧所礙無礙室矣揚州漁船春秋兩至舟亦可受
五六人然常聯舸數十而以至西湖及宜興諸汎捕魚
爲土人漁舟往往爲之向導遇客舟則數舟攢之雖
有勇者不勝其四面受敵矣邇年遊方僧道更多爲盜
然亦非有土人和之不能獨騁也衢盜似久不至惟日
劫宋典者類之漁盜亦不能爲大害卽禁之俾不至無
難也獨瀕江瀕湖盜弭之不易耳嘉靖末年江盜出
獫諸當事頗以爲憂設法剪除二三年間誅戮汎竄幾
無遺類旣而長子蒼孫復守其業葢習以成俗勢不能
革迺者永生州拘官縛卒幾至大亂其焰之復熾可知

已歸烏水盜往常一創於哨官姚恕矣時恕以捕盜功
新任哨官督兵華渡恕亦多募吳江水兵自隨湖邊寇
至請往時水兵耳甚易之逆敵見恕兵便習器械犀利
遂爲氣奪不數合殺死一人生擒九人餘悉棄舟遁恕
復用類推迹其所過抵因而捕獲者又十餘人餘黨倡
言大舉入報恕亦備之惟謹然諸盜實有勢豪爲淵藪
會勢豪父子相繼死家敗衆散亦不復至郡境稍寧惟
長興之盜日熾議者謂江盜勢不能除莫若有所用之
湘盜勢不能捕莫若有所攝之緣江諸盜有不可與爲
善者亦有可與爲善者令得錄用被冠服之榮以誇炫

其閭里所至願也今不說者民捕盜乎卽以此輩充之廉其可用俟其有勞則稍進之爲哨官爲千總其有勇健家丁卽錄爲兵狼子野心卒不收拾則戮以儆衆卽有未及收錄而竊發萑苻責成此輩朝發而夕擒矣傳曰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御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毋論收一人得一人之用且收一人減一人之賊矣先是撫臺趙公嘗以倭倣問計余說之然趙公頗採而行不久以擢去事竟寢然此非撫臺不能也國家於省會之交無不設官兼統俾得聯屬大則如鄖贛次則如江西九江道之轄湖廣興國等十四州縣湖西道之

轄福建崇安等六縣再次則府衛相通如德州衛之屬河間嘉興守禦千戶所之屬蘇州之類是也惟長宜兩興則絕不相蒙先是烏鎮同知嘗屬江南撫按吳江一縣亦受其要束矣旣而法紀漸弛文移遂絕興宜史孟麟在省中目覩其害疏請常州特設二守一員專於宜興烏溪住扎兼管長興銓部以二守權輕恐不能行應卽倣江西九江諸道帶管閩楚州縣事例專設一道爲宜下所司議之湖州守巡竟格不報爲今之計惟江院兼攝勢無窒碍何者撫按司道浙直原有定轄不能相借惟江院原主捕獲彼中無與抗衡以江兼湖何辭

之有既不煩於添設又不苦於遙制令可必行捕無不得矣獨頻年饑饉斬竿揭挺探囊胙篋之盜在在有之捕人役例納其賄爲之護持捕牒未下彼已先期滅跡矣萬一捕獲則令攀陷平民窩盜之害有不忍言者第有司能如龔遂之治渤海上也不然卽於諸應捕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俾其輸寫心腹無有隱匿如趙廣漢可也求得其偷盜酋長數人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如張敞可也江陵當國捕盜條格甚嚴時亦稍稍斂戢今且朦朧玩愒懼督責而不以聞聽縱橫而不加詰採左右之言持可否之見抑強爲竊抑竊爲妄知

而不捕捕而輕縱致使被劫者不敢以首勝廣之變恐必由之矣

內運河有常鎮巡河指揮一員自白家橋上至京口皆其信地

西瀉沙子湖哨船萬歷十年設委武舉官一員哨守華渡哨東南去城六十餘里其地河道叢雜溧陽宜興米麥貨船欲渡蘇湖往來必由此河盜船多自湖州渡湖入港假充哨船每至輒有五六隻每船一二十人結艘使行多入下埠以進內地或由無錫往越宜興溧陽白日公行劫殺萬歷十五年添設兵船委哨官一員往

來巡守

南太湖哨萬歷十六年添設兵船

正統八年三月漕運總官都督僉事武興巡撫侍郎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派大江風濤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城西有德勝新河北入江江北揚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中閒有淤淺者俱宜浚之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樂宣德間漕舟自常州府孟瀆河出江入白堵河江行不踰半日今孟瀆河淤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處州衛指揮使牛通皆以爲言事下臣等計議華等所言

皆有據請先浚孟瀆河其白塔河有四閘可於其中大橋閘築壩候運河水泛則開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德勝河亦宜修浚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萬五千人一月方完比者連年災傷不可與大役請俟浚理孟瀆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 上從之

宣德四年八月御史陳祚言揚州府邵伯閘壩舊設官二員民夫二百三十人置盤車輓過舟船今高郵湖堤及儀真瓜州壩岸高固河水積滿舟經邵伯皆是平流閘壩官夫蓋爲虛設而白塔河上過邵伯下注大江比直隸蘇松常州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以孟河至瓜洲

江濤險惡多從白塔河往來然河既淺狹且有不平之處若遇少水未免艱阻如以邵伯閘壩官及夫移於白塔河稍加疏浚又置閘積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實爲利便 上命行在工部勘實果利便則從之

六年九月直隸武進縣民奏閩浙官民船隻及今漕運必由本縣孟瀆河出逆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壩往往爲風浪漂溺縣舊有新河四十餘里出江正對揚州府泰興縣新河人至泰州壩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出運糧大河比今白塔河尤爲便利第歲久泥淤難通重載乞加修浚實爲便利命平江伯陳瑄侍郎周忱審計

天順元年十二月尙寶司少卿凌信奏江南運糧者泛大江至瓜州壩有風浪之險宜從鎮江府裏何而裏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又有三壩大不利車盤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橫阻江水不得入以故糧州多冒險損壞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灌入浚新港至奔牛一帶爲便奏下工部覆奏宜令管理糧儲河道官僉都御史李秉及郎中沈彬提調附近有司通浚從之

正德二年九月復關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總督漕運都御史洪鐘言蘇浙運舟由下港口

并孟瀆河沂大江以達於瓜州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
往往覆於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洲可抵白塔河口
舊設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鎮折而北卽抵揚州之運
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浚如舊至是成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三終

敷文閣聚珍齋

卷二十三

江南十一

七